



革命斗争回忆录

五顆紅心

謝良著

五顆紅心

謝良著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1962·北京

五 顆 紅 心

謝 良 著

*

解 放 軍 文 藝 社

北 京 游 藝 寺 一 號

北 京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104 號

解 放 軍 報 印 刷 廠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河 九 號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

開 本 787×1092 耗 墨 印 張 2 $\frac{1}{2}$ 字 數 50,000 字

1962 年 9 月 第 一 版

1962 年 9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1—20,000 定 價 (3) 0.24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二年，新疆軍閥頭子盛世才撕下了進步的偽裝，背信棄義地逮捕了他們從延安邀請來新疆幫助工作的共產黨員和休養的八路軍傷病員及他們的家屬，進行殘殺和迫害。其中有五個殘廢軍人和他們的家屬，被反動當局故意從監獄移至所謂“貧民救濟所”，陰謀分離他們與其他戰友的联系，借此折磨他們的革命意志，損害他們的健康。這部回憶錄，生動地描繪了這五個殘廢軍人忠貞頑強的革命風貌，並記述了他們如何團結一心、堅決鬥爭、克服困難、粉碎敵人的陰謀，終於取得和獄中同志一起勝利地返回延安的故事。

封面設計：王純厚

一九四六年二月剛过了春节的一天。

早上，太阳已經很高了，可是新疆第二監獄的各个牢房里，仍然是黑沉沉一片昏暈。

第二監獄的南北两院，分別关着近一百个共产党員和八路軍战士。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数，是軍閥头子、前新疆督办盛世才在伪装进步的时候，再三要求我党中央派去新疆帮助工作的；少数是应邀到新疆养病和从苏联归国路过新疆的。一九四二年秋季，随着国际上苏德战争形势的吃紧，国内日、伪、頑联合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为了投靠反革命头子蔣介石，終於撕去身上的画皮，制造了一个所謂“共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在九月十七日中午，把我党以陈潭秋、毛澤民同志为首的在新工作干部和休养人員及家屬等一百五十余人全部逮捕起来。三年多的時間，敌人对这些革命战士严刑拷打，进行种种迫害，并野蛮地杀害了陈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位同志。但是，在敌人的刑具面前，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絕大多数同志始終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不屈服，不动摇，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各种各样的阴谋詭計。敌人沒有办法，只得把他們長期監禁在第二監

獄，并把他們的家屬押在离第二監獄不远的第四監獄。

在第二監獄南院最南头的一間房子里，关了七个人，都是去年从第四監獄搬来的病号和殘廢。原来，去年第四監獄的家屬們在这些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反“个别开釋”斗争以后，敌人就深感不安，認為这些八路軍的病号和殘廢也是不可小看的“危險人物”，所以过了不久，就把他們提出来，重新关进第二監獄里来。

这七个人中，刘平是个严重的肺病患者，身体十分消瘦，長長的头髮，黑黑的鬚眉，颧骨高高突起的臉頰异样的蒼白，一双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因为近視而微微眯着，但却閃爍着沉靜而坚毅的光芒。他平时学习非常刻苦，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总是手不釋卷；又由于他長于詩文，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詩人”。这一天早上，他嘴里衔着小烟斗，双手插在褲袋里，在屋里沿着对角綫来回踱步，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什么，后来，他又突然站住，把烟斗拿在手里，对身旁的李清說：“老李，怎么样？春节过了，第四監獄的同志們送来的东西也吃完了，咱們該繼續学习了吧！”

李清是个只有一条腿的大高个子，四方臉盘，粗眉大眼，說起話来声高音响，象敲鐘一样。这时，他正弯着腰，在綁扎那条不很舒适的假腿。他抬起头来，看看刘平，又看看大家，点点头說：“行啊！放了两天假，快把人憋死啦！”

“好，老师宣布开学了。”說話的是个也只有一条腿的小个子，名叫胡子明。他扶着两根拐杖，面对墙角站着，正在洗刷大家用来吃飯、洗臉甚至擦澡的小木碗，准备开飯，听

見刘平和李清的話，就笑嘻嘻地插了一句，并回过头來扮了个鬼臉。

于是，大家就走到各自的床鋪跟前，拿出學習用的書籍、本子來。李清也从当作枕头的衣服包下，拿出了一本《資本論》第三卷。他正要打开書本看下去，又忽然想起說：“喂——今天該誰放哨？”

“楊汾！輪到咱們的医生了。”胡子明走到自己的床前，一屁股坐下說。

楊汾在他們中間，是唯一的既不是病号又不是殘廢的健康人。他原是个軍医，所以在獄中就义不容辞地担負起了医生兼看护的責任。現在听說輪到自己放哨，就拿了一本書，到門角里蹲下来。他一面看書，一面側耳傾听門外的動靜。按照他們早先的規定，如果門外走廊里有脚步聲，他咳嗽一下，其他同志就赶紧把書藏起来。因为，在監獄里看書是被禁止的。假如被敌人發覺了，罵几声打一頓还是小事，这些很不容易帶进獄來的書籍叫敌人沒收去，今后不能組織學習，事兒就大了。

李清昨夜被臭虫咬得一夜沒有睡好，看了半頁書，腦子就嗡嗡地响起来。他抬起头想休息一下，忽然看見牆上他用臭虫血写的“吸血鬼”三个字中“鬼”字还差最后一点。他正想捉一只臭虫來把这一点補上，只見一只又大又長的臭虫搖搖擺擺地从他的《資本論》里爬了出来。“他媽的！你來得正好。”他熟練地用一根小木棍挑起这只臭虫，用力向牆上按去，只听得啪的一聲，“吸血鬼”三个字最后写成

了。

“好！老李，大功告成了！”楊汾蹲在門角落里，高兴地叫了起来。他知道，李清为了要写这三个大字，至少用了二百多只臭虫。

楊汾这样一叫，其他同志不由得都抬起头来看，当大家发现了这墙上的三个鮮紅的大字，也都高兴地笑了。胡子明放下書本，一只手指点着說：“老李真有办法。取‘吸血鬼’的血写‘吸血鬼’的名字，这真是‘以血还血’啊！”

李清象办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那样，乐呵呵地笑着，說：“最后一只‘吸血鬼’，还是从《資本論》里捉出来的呢！”

“《資本論》里的吸血鬼？”刘平也很有兴致地說，“这就更有意思啦！大家想想，《資本論》里的吸血鬼是什么呢？”

“是地主，是資本家，是一切靠剝削和压榨劳动人民而生活的寄生者。馬克思痛恨他們，就象我們痛恨这些吸血的臭虫一样！”李清把他手里的《資本論》高高举起，热烈地說。

“老李，你的《資本論》学得不錯呀，真能联系实际！你不但能够运用馬克思的原理分析地主、資本家，还能用来分析臭虫，原来这个大腹便便的东西也是一个剝削階級！”

胡子明的几句玩笑話，把大家都逗乐了。

这时楊汾提議說：“我的意見，最好下面再写几句詩。”

李清看看刘平，十分贊同：“我們的詩人，發揮你的天才，來一首，我保證寫上。”

刘平微笑着，点点头說道：“好，讓我想几句……”

正在這時，門外走廊里傳來急促的脚步聲。楊汾趕緊執行他的哨兵的職責，咳嗽了一下，大家就很快地把書本藏到床鋪底下去。胡子明還順手拿起一雙筷子，把木碗敲得篤篤響，裝得象是在等開飯的樣子。

門打開了。走進來的是一个肥胖得象喝飽了血的臭虫一樣的看守。他開始對這七個人欣喜的臉色有些驚異，後來看到牆上“吸血鬼”三個大字，不禁皺了皺眉頭，但他知道這些人是不好惹的，所以也不敢發作，只是大聲說：

“听着！上司命令：李清、胡子明、謝江廷、羅云章、羅祖元你們五個殘廢把自己的東西收拾一下，準備搬家！”

“搬家！”這一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楞住了。等到那看守轉身要走，李清才問：“搬到哪里去？”

“不知道！”

“什麼時候走？”

“今天！”

砰的一聲，牢門又重新关上，看守走了。胡子明把木碗往床上一丟，重重地“呸”了一聲說：“他媽的，看他那副神氣勁！”

七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也沒有人說話，心里却都在想着：敵人突然要五個殘廢人“搬家”，又是耍什麼花招呢？室內很靜，只聽得天花板頂上有几只老鼠在追逐、打架，

發出刺耳的尖叫声。

“搬家？为什么單單要我們五个人搬呢？”过了好一会，靠牆角坐着的謝江廷打破了沉寂。

謝江廷，在五个殘廢中間，算是四肢俱全的，既不缺胳膊，也不少腿，但却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見。他平时沉默寡言，性情溫和，从不愁眉苦臉；对學習也不放松，每天都要請別人給他念書讀報。在敌人面前，也是一条堅強不屈的硬汉子。有一次敌人提他去過堂，他指着自自己的眼睛大罵說：“我对抗战有功，这双眼睛就是最好的見証。你們憑什么逮捕我，审問我？你們这些卖国賊，汉奸！”罵得敌人啞口无言。从此以后，敌人就不敢再来找他的麻煩。現在听說連自己在內五个殘廢要一起搬走，他也感到有些惊奇。

“哼！黄鼠狼要鷄搬家，还不是为了吃起来方便！我們不搬，看他怎么着！”胡子明聳聳肩膀，毫不猶豫地說。

大家的視線很自然地都轉向刘平。刘平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烟斗，点着后猛吸两口，而后才慢悠悠地說：“叫搬，就搬吧……”

“要搬就搬？”胡子明瞪大两眼，吃惊地問。

“怎么，难道怕他不成？”李清大着嗓門說，“至多是杀头！脑袋只有一个，这兒杀那兒杀还不是一样！”

“杀头大概不会。”刘平吐了一口白烟，仍然是从容不迫地，“我考虑，恐怕还是坐班房。你們几个住在这里，要經常到外面看病，敌人感到这样容易暗通情报，走漏消息，是

不放心的，所以要把你們和大家隔离开来。再一点，他們还怕你們几个殘廢人死在監牢里；只要死掉一个，不仅獄中的同志們不饒他們，社會上的公眾輿論，敌人也有点害怕，所以从这一方面考虑，也要把你們关到別的地方去。”

“刘平同志，那咱們怎么办呢？”双目失明的謝江廷又問。

“你們走。或許新地方的条件会比这里好一些，这对你們的身体有好处。当然，光你們几个在一起，生活上可能更艰难一些。但是，只要大家团結一致，互相帮助，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論你們被关在什么地方，都要設法和獄里的同志保持联系，要坚持一条：我們是一塊兒从延安来的，要一塊兒回延安去！”

听了刘平的話，大家的意見一致了：叫搬就搬，料敌人也不敢拿我們怎么样！所以，吃过早飯，五个人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李清入獄三年多以来，一直和刘平住在一起。他虽然在紅軍部队里是个团政治委員，但在刘平面前，总觉得自己是個“武夫”，剛强有余而細心不够，所以常和刘平开玩笑說：“我們一文一武，湊在一起才能唱出一台好戏！”在实际斗争中，他們也确实这样做，在第四監獄时他們两人就弄得敌人晝夜不安。可是如今，两个人要分手了，何时能够再聚在一起呢？李清握着刘平的手，感情激动地說：“刘平同志，今后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老李，你以后的担子更重了。遇事多和同志們商量，

要冷靜，細心，千萬不能急躁大意啊！”劉平也語重心長地囑咐。

中午時候，那個胖看守又來了，後面還跟着五個武裝警察。一開門，就大聲嚷道：

“準備好了沒有？快，上車！”

胡子明拖着假腿，一拐一拐地走到胖看守的面前，說道：“你嚷什麼？我們打鬼子打斷了腿，打瞎了眼，耳朵還沒有打聾，別這樣大聲吆！”

“少羅嗦，快走！”後面一個警察不耐煩地說。

“怎麼？你要快走？那你走呀，誰攔着你來？可是我還不大想走呢。”胡子明也有幾分惱怒，轉過身子對着警察說：“誰願同你們羅嗦？你們不來找我們麻煩，我們還敬鬼神而遠之呢！”

這時候，另一個警察走到了端坐在床上的羅雲章的面前。羅雲章是五個人中殘廢最嚴重的一個，兩條腿都被截掉了。但當他坐着的時候，直挺挺的胸膛，寬寬的額角，刮得光潔的下巴，梳得平整的頭髮，干淨、利落、灑脫，幾乎使人看不出他是一個失去了兩條腿的人。那警察走到跟前，見他動都不動，覺得很不順眼，便惡狠狠地說：“怎麼坐着不動？快下來走！”

羅雲章瞪起一雙大眼睛看看警察，說：“你不知道我沒有腿，不能走嗎？”

“你下來爬！”那警察說。

“下來爬？”羅雲章倒抽一口冷氣，頓時氣得眼中冒火，

渾身發抖，他摸過床頭一根木棍，真想給這家伙當頭一棒，但木棍在手中動了幾下，終於忍耐着沒有舉起來。這時刻，忽聽得警察後面有人大喝一聲：“給我滾！不然老子打死你這條黑狗！”

警察回身一看，只見面前站着一個又黑又粗的大漢，長長的頭髮直豎在頭上，眼睛瞪得象一雙銅鈴，雖然也是一條腿，可是拐杖舉在手里，金鷄獨立似的站在地上，象是一尊鐵鑄的金剛。那警察趕緊後退兩步，嘴里說：“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滾出去！”黑大漢把手里的拐杖舉得更高。

“羅祖元，別胡來！”在旁邊的劉平看得清楚，知道他的牛性子又發作了，怕鬧出亂子來，趕忙上去拉住他的手說：“你和他們生什麼氣？把拐杖放下！”

羅祖元怒氣未消，雖然放下了手中的拐杖，仍然牙齒咬得格格响，瞪着那警察說：“他媽的，老子沒有腿，還從來沒爬過呢！你們這些當慣走狗的，伏在地上爬給老子看看呀！”

這時李清、胡子明和楊汾也圍過來，一致憤怒地說：欺人太甚了，我們要和監獄領導去講理！那個胖看守看到這情形，怕節外生枝，事情鬧僵，馬上跑過來堆下笑臉說：“好好好，先生們，少說兩句，算是我們來請你們的，拿了東西走吧！”

“哼！有這樣請法的嗎？以後你們少來這一套！”胡子明輕蔑地說。

劉平、李清看胖看守軟了下來，說了好的，也就不再計

較。五個人不慌不忙地挨個和刘平、楊汾握手告別，提起自己的小行李卷走出狹窄的牢門；沒有雙腳的羅云章由雙目失明的謝江廷背着，胖看守幫他們拿着東西，一起來到了又長又暗的走廊里。

這時候，其他號房里的同志們，聽見看守帶着警察來捉人，又聽到羅祖元的怒吼聲，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擠在門縫邊，听外面的動靜，有的還輕輕地用暗號詢問：哪些人被帶走了？

李清故意把手杖在地上擗得咚咚响，慢慢地從一个个號房前面走過。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大聲問道：“羅云章來了沒有？”

“來了！”

“謝江廷呢？”

“我背着老羅哩！”

羅云章是個腦子靈活的人，他已知道李清的用意，所以又接下去問：“胡子明，老胡，你來了沒有？”

“來了！有背槍的押着，我還敢不來嗎！”胡子明高聲回答着。

“羅祖元來了沒有？”李清又問。

雖然羅祖元就在李清的身后，可是他仍然氣呼呼地大着嗓門說：“我在這兒哩！”

“不准說話！”一個警察又出來干涉。

“什麼？”李清把手杖往地上一擗，理直氣壯地逼視着那個警察，聲音卻比剛才更大：“我是叫他們快一點，好跟你們

上車走呀！你們不知道我們五個都是殘廢人，不是看不見，就是走不動，要互相招呼點嗎？”

“好好好，別說了，別說了，快走吧！”那個胖看守連連搖手，息事寧人地說。

這樣一來，其他號房里的同志們當然就知道，原來提出去的是五個殘廢同志。但是，送他們到哪兒去呢？只听得李清又在走廊里大聲問那看守：“你們要把我們五個殘廢送到哪里去？你怎么不知道？說了沒有關係，我們一不會害怕，二不能逃跑，反正到那里還不都是坐班房！”

听了這些話，獄里的同志們放心了。

李清他們五個人就這樣慢吞吞地、鬧嚷嚷地走到第二監獄的門口。到那里一看，已有兩輛馬車停在外面。他們五人坐上一輛車，五個警察坐了另一輛。車夫們的鞭子一揚，馬兒放開蹄子，車子就向西門馳去了。

二

久居囚室的李清他們，突然來到了陽光燦爛的大街之上，開始連眼睛都睜不開，一股清新的冷空氣迎面撲來，直透肺腑，更是使人感到有說不出的愜意。再看看街道兩旁的商店，來來往往的車輛，熙熙攘攘的行人，一種壓抑了多年的、渴望自由地活動的欲望，在他們內心深處一下子變得特別強烈起來。

是啊！阳光，空气，街道，自由地走来走去，这一切是多么好啊！但是，敌人不让他们享受这些。此时此刻，不是还有五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虎视眈眈地在后面紧紧跟着吗？虽然他们走出了第二监狱的狱门，可不知又是哪一间阴暗的牢房在等着大家呢！

马车轧着残雪，扬起人们过春节时放的爆竹的碎片，穿过了一道道街道。到西大桥附近，却出人意外地在一所破旧的大院子门口停住了。李清抬头一看，只见院子门旁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写：

新疆省迪化市贫民救济所

大家正在疑惑，后面那辆马车上的警察已跳下车来，并催促着：“下车！下车！”说着，就动手把车上的行李卷拉下来。

李清下车后便问那个带队的警察：“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来？”

“不知道。这是上司的命令！”

李清知道，和这种象木偶一样简单、象动物一样冷酷的东西讲下去，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唾沫，所以就不再说什么，拿起自己的东西，跟在警察后面走进院来。

一进院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又把他们惊呆了。要不是事先看到门口那块招牌，真会以为自己是到了什么阴曹地府呢！一眼看去，到处都是衣衫襤褸、蓬头垢面的人们，其中有老人，有小孩，有瞎子，有拐子……他们或坐或卧，或站

或蹲，有的敞开了衣襟，有的光赤着背脊，在太阳底下抓痒、捉虱子。有几个赤脚露肩、瘦骨嶙峋的儿童，在争夺一只黑乎乎の木碗，搶吃什么东西。躺在旁边的大人們，却漠然置之，不管不問。一个头髮蓬乱的中年妇女，一見到警察，先是露出十分恐惧的样子，突然又爆發出一陣狂笑，尖声叫道：“警察先生，你們給我送孩子来啦？”这时，其余的人也都下意识紛紛站起，有的急忙披好衣服，打算避开。可是，大概他們又發現警察后面还跟着几个人，都是缺腿沒眼的，还帶着行李，知道警察是押送人来的，所以又稍稍放心，只感到十分好奇。那个瘋女人却嚎叫一声：“警察来抓人啦！”沒命地逃进屋里去了。

一个自称是管理員的大高个子把李清他們領到一間大房子里。沒有进門，就有一股臭气从里面冲出来，进去一看，只見屋里摆了两排床鋪，一張挨着一張，足有三十多个鋪位。有几張床上，还躺着呻吟的病人，听見有人进来，都抬起头，翻起一双双白眼珠死死地盯着。他們的样子使人看了害怕。

那管理員指着里面一个角落，对李清他們說：“就住在这里！”

“我們有五个人，一張床怎么睡得下？”李清以为他搞錯了。

“睡……睡地下！”管理員結結巴巴地說。

“睡地下？叫我們睡地下？”这时胡子明恼火了，他跨前一步，冲着这位管理員說：“告訴你，我們不是难民，也不是